

蒋介石和宋美龄的“情感红灯”

□ 陈廷一

官场是人，情场是鬼

人生沧桑，似水流年，不知不觉间，宋美龄已由一个仪态万方的迷人少女，变成了半老妇人。蒋介石本是上海滩风月场中老手，拈花惹草惯了的，只因为前些年美龄还是青春年华，加上尚须依靠宋家势力维持门面，一时收心敛性，虽有妄想还无妄行。现在眼看美龄色衰，一场抗战又使他威望倍增，黄埔弟子一个个羽毛渐丰，成为掌管军政大权的各方诸侯，殊少后忧，免不了故态复萌，见了年轻姑娘，就要盯着人家的嫩脸蛋和鼓胸脯多瞄几眼，算是秀色做餐吧！

恰巧，宋美龄到了更年期，身体和心理都出现了不少变化，很不愿再让老蒋挨挨碰碰，特别是近期皮肤上又出了麻疹，怎么治也不灵，一贯珍重自己美好形象的美龄，干脆住进了大姐家，不与蒋同床共枕了。

蒋介石难耐寂寞，闲暇时间就开始各处游游逛逛。一天，他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陪同下，逛到了CC系头子陈立夫家里。

不想这一逛，竟使蒋介石松树林子里摘到了水蜜桃。

蒋介石在陈立夫的客厅里刚坐下，就从屋里走出一位20来岁的少女给他沏茶。只见这女子身材修长，皮肤白嫩；一身米色旗袍，紧裹着丰满而极富线条的身体；长长的披发，在翘

起的乳峰上撩拨着；尤其当地抬眼看人时，荡漾着一股略带野性的调皮劲儿。较之当年宋美龄，更多几分撩人情趣。

蒋介石心旌摇荡，色眼迷离。陈立夫见状，赶紧介绍道：“这是小弟的侄女陈颖，在美国加州专攻英文，刚刚学成归国，还望委座多加关照。”

“噢，好，好。”蒋介石急忙低头喝茶掩饰自己，心猿意马却一时不能收回，手指蘸了茶水，一连在桌子上写了几个“颖”字。

最善察言观色的戴笠见状赶忙说：“校长，这段时间夫人身体不好，你不是正缺一位英文秘书吗？我看陈小姐是胜此任，不知……”

陈立夫一听，马上感到这正是讨好蒋介石，改变自己目前不利处境的好机会，立即接口说：“如果委座不嫌弃，颖子能到您身边工作，这是我们陈家的大幸，也是颖子的造化。”说完转身招呼陈颖：“颖子快过来拜见蒋伯伯，让蒋伯伯考考你，若考试合格，蒋伯伯要你做秘书呢。”

倒完水刚要进屋的陈颖一转身，袅袅婷婷摆到蒋介石面前，不弯腰施礼，只是杏眼含春，朱唇半启地说了声：“蒋伯伯好，陈颖请你考考试。”

蒋介石这回有了正当理由，把陈小姐从头到脚看了个够，也看了个自家半身酥麻，嘴里含混不清地噢噢着，就只说个“好！好”。

不重视，其结果是，国民党对农村的统治越来越虚化。

从国家的对外防御来看，政治中心的南移也决定了国民党在处理与列强间的关系中，重视与英、美的关系，而疏于对日本的防范。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

扩大对中国的侵略，形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，把占有满蒙作为基本国策。蒋介石组织军事力量进行二次北伐的时候，日本力主蒋立足于长江流域，反对其北上，意在减缓中国走向统一的步伐。面对这样恶劣

的国防形势，蒋介石把政治中心放在南京，北方的防御越来越弱，客观上助长日本在北方势力的发展，以至于在国民政府建立只有5年的时间，日本就出兵了东北，到1937年，日本便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。（据《书刊报》）

陈小姐也是人精，瞧见这阵势，早知蒋介石心意，故意把小红嘴唇一撅，卖弄的眼神瞟着蒋介石说：“你考试题还没出呢就说好，什么好？哪儿好？好又怎么样呢？”

蒋介石自知失态，急忙改口说：“嗯，俗话说，东洋镀银，西洋镀金啊。我只是镀银的，你伯母就是镀金的。你呢，也是镀金的，这就好，好啊！我看哪，你这么年轻，又……又，嗯，说不定能超过你伯母呢！”

蒋介石意味深长的话，使陈小姐心领神会，当下就差一点扑进老蒋怀里。

从此，蒋介石金屋添香，再不寂寞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，连脾气都变好了。自然，有了小颖，那就顾不上“大令”（英文“亲爱的”，美龄要求蒋这样称呼她）了。

宋美龄还是忙她的航空队，慰问伤员，偶尔与蒋介石一起出席礼仪活动，对陈颖乘虚而入的事毫无觉察。

倒是宋霭龄从陈立夫近期春风得意的脸上，发现了疑点，她又通过自己的情报系统秘密侦查，终于证实了蒋介石的风流韵事。

宋霭龄想了大半夜。

孔祥熙过去同外国人做生意时，也有过一些轻佻行为。曾有个叫荣定蕙的女儿，受洋行利用，浓妆艳抹与孔祥熙鬼混过一段，后来被自己发现，责令他老实交待，孔祥熙毕竟怕老婆，胆子不大，果然就老实交待了。以后给他定了规矩，尚未闻他再沾过什么腥。

而这次美龄遇到的问题就不同了。如果陈小姐是一般官宦或平民家的女儿，那还问题不大，老牛啃嫩草，本是蒋介石这类男人的癖性，新鲜劲儿一过，他也就丢开手了。而这陈颖可不同，她留过洋，有文化，有手段，生于陈家，有背景，有江山，搞不好就会引发美龄的婚变，鹊巢鸠占，取而代之。CC系的势力不可低估，二陈对孔祥熙一直怨隙较深，如果他们拼力玩到那一步，不仅是美龄的痛苦，老孔也势必失宠，宋家会大大削弱。霭龄越想越感到一种危机。从蒋介石对毛福梅、对陈洁如的历史推断，他完全做得出那种事来。

除草务在萌芽之时！

霭龄请美龄回到蒋介石身边，关心一下他的饮食起居。

3天后美龄又来到孔公馆，一见霭龄就哭倒在大姐身上。显然她已经亲自证实了一切。她气得有些语无伦次，一会儿说要当场捉奸，让奸夫淫妇曝光，一会儿说要离婚，再不能与这样卑鄙的家伙一起生活。

霭龄等她哭够了，情绪稳定了，这才向美龄面授4条要则：第一，蒋介石在公众中的形象不仅属于他个人，还是宋家的财富，必须维护；第二，与蒋的婚姻是维系宋孔家族根本利益的纽带，任何情况下不能自绝；第三，陈小姐不是勾栏女子或平头百姓，只能善待；第四么，霭龄咬咬牙，要釜底抽薪！绝不留死灰复燃之患。

至于具体怎么处理，霭龄没有说，用不着说。美龄只要清醒了，她的手段足以对付。

果然，宋美龄捉奸，捉单不捉双。蒋介石在香闺春风一度离开之后，她闯进了这一片凌乱的陈颖卧室。在陈颖惊魂未定之际，用50万美金、一张机票和一本美国护照，人不知鬼不觉地把她送到了大洋彼岸。

蒋介石不见了陈小



◆蒋介石与宋美龄

姐，只能捶桌打椅发无名之火，却无法明说明查。二陈收到驻美大使馆电报才知陈颖又到了美国，不管怎么说，反正是再无法冠冕堂皇地送到蒋介石身边当“英文秘书”了。兄弟俩犹如斗败的公鸡，只好躲到一边去梳理羽毛了。

美龄胜利了，却找不到一点好心情，倒蒙上了一层浓浓的忧郁。

只是霭龄笑了，笑得那么舒展，那么有风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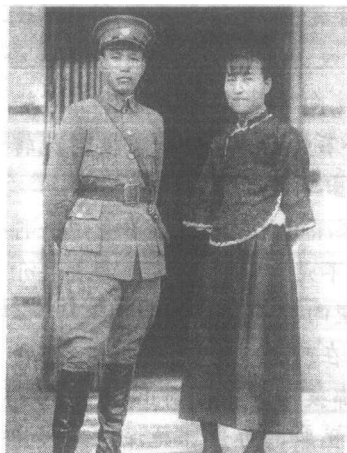
美龄的愤慨

屋漏偏遭连阴雨，穷汉遇上闰月年。

美龄好不容易逼走了一个陈小姐，平空里又闯进来一个陈小姐。

这一个陈小姐，是蒋介石无奈中休掉的陈洁如。

陈洁如虽出身寒微，却知书达理，有典型的东方女性温柔，为人处事大不像完全西化的美龄。她



◆蒋介石与陈洁如

对蒋介石一片痴情，与蒋的婚姻并不是出于什么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——他们结婚时蒋介石穷困潦倒，远不是什么人物。

蒋介石对她也是一片怜香惜玉的温存，蒋介石休掉陈洁如续娶宋美龄，如同历史上的“吴起杀妻求将”，是心底功利主义的驱使和环境压迫的结果，感情上他们仍然藕断丝连，难于割舍最初

的那一份纯情。

当初蒋介石把陈洁如送到美国留学，答应5年后再续旧梦，其实两人都知道那不过是自欺欺人。陈洁如对美龄一直怀着强烈的仇恨，在美国清冷的校园和寓所里，孤独中的她一直策划着自己的报复行动。一部《基督山恩仇记》她看了不下30遍，时时幻想着自己有一天成为中国的基督山伯爵，用同样的方法去折磨敌人。然而，她太弱小了，美龄口袋里的金钱和脑袋里的精明，始终是她望尘莫及的。她所有的惟一希望，就是等待。

在陈颖再度赴美之后不久，陈洁如回到了上海。

她已经摆脱了多年被欺侮被冷漠而想自绝人寰的阴影，决定去看一下那个窜升至高位时把她一脚踢开的人，那个信誓旦旦要她等待5年的人。毕竟他为了自己曾打算切掉一个手指头，毕竟他说过爱自己忠贞不渝。爱也罢，恨也罢，始终萦绕心头的，这个世界上也就这一个人了。

多亏一位过去的朋友义胆相助，陈洁如从上海出发，长途跋涉，历尽千难万险，悄悄进入了重庆。

换了以往任何时候，蒋介石都会派特务把陈洁如秘密送走，这时却不同。陈洁如撞上了好运气。

陈颖风波之后，宋美龄仍与蒋介石分居。她要晾着他，出一出心中的恶气。

蒋介石也在与美龄赌气。陈洁如的到来，使他有了一件更好的赌具。

其实，陈洁如比号称年轻貌美的宋三公主还小10岁，身材与蒋介石差不多同高，五官的和谐与脸蛋的靥丽丝毫不在美龄之下。蒋介石当年抛弃她，不是因为色衰，不是感情危机，完全是换取支持、执掌政权的需要。在他不曾完全泯灭的人性里，还不时翻出对陈洁如的愧疚和思念。她不顾危险前来秘密相见，使蒋介石又惊又喜。他当然愿意重温旧梦，一来作为对洁如的抚慰和补偿，二来也作为对美龄霸气的报复和宣泄。

陈洁如不同于陈颖，她没有什么英文秘书、俄文秘书的名义可借，不能叫任何亲近美龄的人知道她的出现。蒋介石把她安排进了一处偏僻幽静的山间别墅。

陈洁如不到40岁，远不是步入更年期的美龄的状况。大洋彼岸飘逸着洋槐花香味熏风的拂拭，奶油沙拉矿泉水的滋养，使她依然肌肤滑腻，挺拔饱满。

俗话说，久别胜新婚，二人床闹缠绵，令蒋介石大饱饕虫。

这一次，宋美龄仍然蒙在鼓里，连消息灵通的霭龄也瞒过了。

成天行踪不定、胡游乱逛的孔二小姐却得着了风信儿。

孔二小姐大喜过望。这可是给干妈立功的好机会。她不透一点风，独自行动，要查个水落石出再去报功。

每天把加足了油的雪弗兰轿车停在蒋介石官邸附近,孔二小姐开始了顺藤摸瓜的盯梢。

跟得太紧不行。蒋介石警卫森严,一旦被发现有性命之忧,却会打草惊蛇;一味跟踪也无用。蒋介石有许多公务活动,视察、会客、讲话,必须多作分析、判断。

孔二小姐是绝对精明的人,这些难不住她,几天下来就摸着了蒋介石每天必去的一个地方。

趁着蒋不在的时候,溜进去侦察一番,陈洁如确在里面。

以孔二小姐的强横,她自己就可以把陈洁如轰走,但是她不!那样有劳无功,干妈看不见,白干是傻蛋!

宋美龄这时正在昆明视察陈纳德的飞虎队基地。孔二小姐给她挂了电话。为防特务窃听,孔二小姐只说家里有事,需干妈速回处理,同时暗示要避开蒋介石……美龄心里有了谱。

美龄给蒋介石挂了电话,告诉他自己返回重庆的时间,试探着问蒋能否到机场来接。心怀鬼胎的蒋介石满口答应,不论公务多忙,一定亲自到机场迎接。他说,他的美龄亲抓空军建设,为抗战立了大功嘛!

第二天中午,蒋介石亲率一帮大员,手捧鲜花,站在珊瑚坝机场翘首仰望蓝天。

左等右等,也不见专机踪影。与昆明联系,说早已起飞,可过了预定时间一个多小时,专机还没到。蒋介石心慌意乱,派人四处联络,最后才打听到飞机因为“故障原因”,临时改在另一空军基地“迫降”了。

宋美龄的调虎离山大计大获成功。她一下飞机,就由孔二小姐带领,直奔陈洁如的山间别墅。

对陈洁如,美龄可没有像对陈颖那样客气。她把近期一连串不顺心的事都化作怒火,喷射到陈洁如脸上,斥责她不要脸,是吃回头草的骚情母马。事情既已摊开,陈洁如也不再畏惧,她把多年的痛苦和怨恨凝聚成几句冷冰冰、硬邦邦的话语:“我在他穷困潦倒时嫁给他,你却在他窜升至总司令时从我手中夺走他,你是个摘现成桃子的女人,是个抛弃自己爱人抢夺他人

之夫的女人,是真正不要脸的女人!”

称王称霸贯了的美龄没想到陈洁如敢对自己这样说话,一时浑身哆嗦,差点儿软瘫在地上。

孔二小姐见状,凶相毕露,刷地拔出手枪:“干妈跟她啰嗦何用,一枪送她见阎王算了!”

美龄一惊!陈洁如死在这里,丑闻必传遍天下,自己的形象、名誉也就毁了。她一把按住孔二小姐的手枪,一字一顿地说:“不!毫毛不损地送她出重庆,要死,让她自己死去。一个连自己丈夫都守不住的女人,谅她也无颜面再活在世上!”

陈洁如毫不示弱地回答:“是啊,一个连自己丈夫也守不住的女人,还有什么颜面在这里撒野撒泼!”

美龄从别墅回来,在官邸门口正碰上从机场回来的蒋介石,双方车子都停下了,蒋介石笑吟吟地捧着鲜花向美龄走去。美龄上前一步,一手搭住蒋介石的后腰,一手高举鲜花转圈一挥,脸上浮现出幸福的微笑……

宋霭龄陷入深深的忧虑。蒋介石身边一再发生这样的事,可不是好兆头。它预示着蒋介石随着抗战中声望的提高,宋家对他已不那么重要了,宋氏家族在政权中的支柱作用正在萎缩。尽管这两次都被及时发现制止,可这毕竟是头疼医头、脚疼医脚的办法。她深深地思虑着,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步骤,彻底扭转局面。可世态纷繁,究竟该从哪里着手呢?

当晚,姐妹俩相见,美龄哭成了泪人儿一般,说什么也受不了这口气,嚷着要去美国去散散心,不然她会闷死的。作为大姐还能说什么呢?去就去吧。

宋美龄前往美国活动并没有急于动身,其原因是美国国会正在选举新的总统。

美龄焚鞋

林园的风光是美的。歌乐山的外景先不说,国内胡桃树和赤杨树林里鸟声婉转,草虫唧唧,花坛里的郁金香、铁脚海棠的主茎上,都抽出翠绿的枝条来,枝条上又绽开一个个小花蕾。阳台上摆出来透气的一盆盆水仙、文竹也

已转青,与悬在半空里的君子兰争芳斗艳。

宋美龄和她的姐妹们在这座天然屏障的山城里,整整度过了8个年头。然而在这8年抗战中,由于工作繁忙,日理万机,她们还无暇光顾山城的风光。今天,市长大人邀她去参加一个外国使团的会议,宋美龄讨厌这种官场奉迎,借故身体不适回绝了。

“夫人,还没吃药吧?”她的忠诚侍仆蔡妈,端了一杯温开水,缓缓走进她的居室。

宋美龄打开一包头痛粉,就水喝了下去。啊——真苦!

“夫人,那会咱就不参加了。刚才他们又来电话催,我给拒绝了。这些人也是,不参加就不参加,何必来那么多电话。你先休息吧,有些事我去应付。”蔡妈说毕,收了茶具,带上门,又缓缓离开了。

蔡妈太好了,虽然她有她的个性,容易发脾气,但她整洁的仪表,做活的细致,理解人的入微,却使宋美龄始终对她充满着敬意。她任侍仆20年,爱发脾气的宋美龄还从没有在她面前发过脾气哩。她虽是微不足道的侍仆,但她的微妙作用不可低估。

宋美龄在床上躺了一会儿,也许是药效的作用,头渐渐不痛了,变得清醒些。对一个爱活动的人来说,此时再让她睡,简直是活受罪。宋美龄索性从床上坐了起来。

她踱步到院子里,阳光还好,蔡妈正在用喷壶浇花,抬头见宋美龄走了过来,问道:“夫人,怎么不休息啦?吃药时间不长,甬凉着汗。”

“头好了些,随便遛遛,没什么的。”宋美龄淡淡地回答,走到花坛边赏花。

她一时兴起,想去林园官邸外的歌乐山观光。听说那里风光很美,几个去过的官员曾竭力向她的推荐,以前因政务繁忙,她一直挂在嘴上,正好今天有些时间,何不了却心愿。

爬山需要平跟鞋,这高跟鞋无论如何是不行的。她让蔡妈陪她一起去,并让蔡妈找一双平跟鞋来。蔡妈答应着,去居室找鞋。

因为宋美龄平时很少爬山,合适的鞋是不多的。蔡妈一连找了几个屋都未能找到。

美龄干什么事都心急,她决定自己去找,可是也未能如愿。

“夫人,这有一双水晶鞋,看能不能穿。”蔡妈不知从哪里寻出一双鞋,上面已落满灰尘,细看还有一层白霉。蔡妈用鞋刷拂去灰尘和白霉,露出了耀眼的光泽。啊,好漂亮的鞋。

宋美龄走上前去,正要把鞋子接过来,却止住了手。她看清了这双鞋不是自己的,而是那位她非常嫉恨的陈小姐的鞋。

“蔡妈,扔掉吧,我不愿看到它!”宋美龄在蔡妈跟前竭力平息着自己心头的火气。

起初,蔡妈一怔,还不晓得是怎么回事,细一看才明白过来,马上向夫人道歉:“都怪我,夫人,我不该把它拿出来。”

“没什么。”宋美龄不看则罢,一见气则不打一处来。于是她改变了原来的初衷,说道:“蔡妈,给我吧,我要把它烧掉!”

宋美龄从蔡妈手中接过那双水晶鞋,又拿上火柴,然后出了居室,向林中缓缓走去……

黛玉葬花,美龄焚鞋。时代虽不尽同,可女人的命运却是一样的。

爱得愈深,留给她们心底的恨愈是绵长。

松树下,宋美龄架起干柴,把那双水晶鞋放在上面,点燃了她心中的怒火。烈火从鞋底下喷放出来,吐出蓝蓝的火舌,和着她的眼泪在燃烧。

往日,第一夫人都能以理智控制自己,今天,她却控制不了啦!直到蔡妈把她搀扶进居室,她还在哭。

今天,她没再提到歌乐山观光的事。蔡妈理解她,也没再问。

本来这些天,她的心已平静下来,谁知一石激起千重浪,再也平静不下来了。

她一天一夜没有吃饭。第二天一早,她就向蔡妈提出要走的事。蔡妈知道她的脾气,也没有拦她。

于是,她们坐飞机飞回了美国。

宋美龄下决心再也不来林园官邸。

半个世纪过去了,林园官邸“美龄焚鞋”的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着……

(据《宋氏三姐妹》)